

玄覽堂叢書

第一一七冊

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

此公智略  
在寇盜囊  
李鄴侯之  
間當事讀  
其書不知  
其人可乎  
何不亟召  
而試之

# 中興制寇策

彭時亨

一曰謀戰制寇。當變藩鎮之勢。今日爲國家之害。甚于虜者。寇也。始之以爲瘡疥之疾。其究乃至於決腸裂膚而不可救藥者。流寇也。嗟乎。國家徒以此流寇二字。忙忙懈懈。遂使三百年全盛之金甌。一旦化爲折足之欹器焉。豈不哀哉。自寇之起于崇禎之三四年。也不過饑寒之民。嘯聚山澤。所謂寇也。比五六年間。放劫千里。出沒無方。此則所

謂流寇也。迨至十一二年後。則不然矣。非復草賊  
行徑矣。又十四五年後。則不然矣。非復竊據行徑  
矣。夫當其作難之始。爲勦爲撫。固亦易耳。何者。寇  
之起。自陝之隴右。而是時山以東。亦有登州之亂。  
夫隴右之起。亂民也。迫于饑寒。在所宜撫。東齊之  
變。亂兵也。負我豢養。在所宜勦。先是臺臣吳執御  
曾疏論之矣。奈當事者寡識偏狃。朋仇冰炭。倒以  
亂兵宜撫。亂民宜勦。既而撫亦無成策。優游養奸。

遂使耿孔二賊得氣而去。稽首禿孤。虜亦遂推誠  
任之不疑。至今此二人爲虜中名將。播毒中國。發  
蹤指示。此二人力焉。此非中國之以人資虜乎。旣  
而勦亦無成策。觀望成功。復且履畝加征。以供勦  
餉。罔顧于靡孑遺之民。橫斂取盈。因而賊旗所指。  
嚮應滋多。然彼時杖鉞指麾。握大將軍之重者。尚  
猶中智以上。非無克敵戰勝之威也。戰勝之下。殺  
戮而已。然而殺戮可盡乎。千級萬級。皆吾民也。驅

除而已。然而驅除安歸乎。東奔西遁。皆吾地也。乃當塗卿大夫局外易言。刻期責效。使志士掣肘。健兒驚心。戡定救寧。厥未有成功。君子不無遺憾焉。迨至話言有聞。任用勿專。劫代毅括代頗。始之以貪鄙之熊文燦。肆虐生靈。慘于楔猢。繼之以用罔之楊嗣昌。詿誤軍事。莫識機奇。靡耗物力。萬萬千。千如投逝波。絕不見雄邊子弟。一二可效尺寸。于是則中原陸沉矣。元惡旣憝。盈庭狼顧。陳睿謨龍。

鍾也。宋一鶴乳臭也。格例黃緣草草推用。節制無術。將不知兵。兵不能戰。非惟是也。兵之厲民更甚于賊。而楚事乃復大裂矣。是故民怨于下。天怒于上。饑疫頻仍。同類相食。人死如亂麻。朝廷悲憫。亦用感言于民。然所期者恤民。而所施者仍是結怨于民之事。于是大奸雄一旦起而乘之。恩結疲黎。禮致俠士。飛盈尺之檄。當滿萬之師。士卒不戰。城門不閉。其君子或負節而逃。或崩角而待。勢窮力

屈乃稱死事。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賊師。彼所稱李公子者。豈真有古帝王豁達天授之度。神武將將之能哉。然而據中原。吞江漢。襲三秦。凌晉跨蜀。奄有四國。如建瓴然。雖古帝王之成功。不若是速矣。則民心使然也。此非國家之以民與寇乎。夫斂重而民窮。民窮而盜起。此自古皆然。豈待智者而後知哉。

本朝立國甚嚴。制度甚設。外戚不司權。宦官不與政。

大臣無專制。藩鎮無繼世。夷狄不內處。漢唐以來之所以致亡者。

本朝皆無患焉。內重而外輕。君尊而臣卑。法相繩權相制。雖有奸臣。不能作大逆。雖有豪傑。不能建奇功。然而取民之制甚備。養民之制甚畧。故愚嘗聞先臣馮琦之言曰。

本朝之患不在外戚。不在宦官。不在大臣。不在藩鎮。夷狄他日所爲國家憂。惟在官府之隔閭閭之置。

耳。斯言也。維今則亦有然矣。憶丙子歲。予上公車。道淮上。見一父老談流寇事。云此寇不速除。且與國家相終始。斯言也。維今則亦有然矣。既而予下第歸里。從士大夫飲。聞邸報寇警。士大夫皆言草賊也。不足爲大憂。有書生應言曰。更歷數年。將無大梟雄乘亂而起者乎。斯言也。維今則亦有然矣。夫閭閻之匱也。寇盜之患也。五十年之前。有名臣馮琦知之。而今人反不知也。十年之前。有淮上父

老知之里巷書生知之。而當塗之卿大夫及不知也。噫。今世公卿大夫豈盡鈍根乎。蓋亦富貴畱情未嘗有惻然以國家爲念者。詩云。天之方虐。無然譖譖。亦譖譖云爾。詩曰。無縱詭隨。式遏寇虐。亦詭隨云爾。迨至于今。如腸決。如膚裂。甚且受萬鍾不辯禮義。坐高堂。取酒自樂如故。此鄙夫小人論已。其有興銅駝之悲者。則曰。天下事不可其有作楚囚之泣者。則曰。安得千古奇才之

用之。夫曰安得千古奇有之人而用之者。是猶治病者不診其所以致病之本。而徒皇皇求不死之藥也。夫曰天下事不可爲者。是猶以爲魔蠱不可治。則遂不治也。嗟乎。今日當塗卿大夫若此。將使近三百年永寧之帶礪。一旦化爲重載之沉舟乎。豈不痛哉。此誠亂臣賊子之心。與作逆者同稽誅于天下萬世者也。自愚觀之。今國家之勢雖日蹙。尚有天下大半也。三百年鞠育恩斯。民心未盡忘。

漢也。

祖宗以一隅之旅。掃羣雄。定四海。亦惟聿求智謀之士。不二心之臣。與之請命耳。今

天子大臣。苟念闕。愆成功。有指疆土。亦何獨不然。然今欲仍如前時。括東南半壁之民力。以養不知兵之將。將不能戰之兵。兵日益潰。民日益窮。是自盡之術也。將見淪亡無日。況望恢復有成績乎。是故

爲今日計。莫如于未亂之郡國。輕賦稅。均徭役。弔

死間疾養老長幼。以結百姓之心。于已亂之郡國。  
圖恢復。設藩鎮。裂土分封。使自戰自守。以生豪傑。  
之志。何以言之。寇亦崛起之雄耳。一旦奄取西北。  
建號僭尊。民如水就。士如雲從。猶反手者。非彼之  
說遠時弊能取。繇我之自予也。賦斂重而民不堪。彼乘吾民  
心離散而取之。是我以寒民予之也。邊畿重而郡  
國輕。彼乘吾郡國空虛而取之。是我以其地予之  
也。法令乖而弊已極。資格泥而人云亡。彼乘吾豪

傑失職而取之。是我以其士予之也。且彼之號令天下。非有漢高滅彊秦。

太祖掃胡元之義也。彼之用兵。非有魏祖多智如神。唐宗百戰百勝之武也。彼之駕馭羣雄。非必有光武之推心置人。腹使雲臺二十八將。忠心誠信。以事一人也。料彼崛起之雄。其所爲左右輔辟者。非其草莽等夷。則其挾而降之。叛而納之者也。天下大器。士所同欲。其中梟獍豪雄之姿。強疾不仁之

材亦必有欲爲彼所爲者。豈遂俛爾定君臣之分  
終始夙夜以處一夫之下乎。是故寇之取天下也  
易。寇之守天下也亦難。有脫簡寇之假歸順者卽以一郡  
封之與克復者同。如是則寇賊之中志勇之士亦  
必回心革志。撫首而來爲國家歸命矣。匪徒爲國  
家歸命也。反正

天子顯名也。列爵有土厚實也。顯名厚實士之所期  
也。大都古聖王之所以長有天下。至六百年八百

年者無他。以天下之富貴與天下之士共之。以天下之衣食與天下之民共之也。今日以資格得富貴者。率多不才無恥之士。無濟于國家之用。而苟有實心爲國家用者。又不必得富貴。而反足以殺其身。何怪乎士之不我與也。今日分天下民之衣食以養不戰之兵。又縱無用之兵厲民而奪其衣食。何怪乎民之不我與也。故愚以爲當設藩鎮。以待有功者。亦使士有富貴。民有衣食。而後天子乃